

新民晚报

第一次到上海,是1980年。上海的高楼摩登得叫人瞠目,但更叫我眼睛一亮、难以忘怀的,是上海的菜市场,让人一下子觉得什么才叫“目不暇接”。后来随着国家改革发展,外省的许许多多城市,五光十色的商场、鳞次栉比的大厦也一座接一座耸立起来。但是,要论最接地气、最让居民生活便利以及舒服的程度,菜市场的建设还真非上海莫属。

上海的菜市场称得上是这座城市的一张独特名片。无论你走到哪个小区,只要有居民住的地方,不远处,保准寻得着一个标准化的菜市场。菜市场首先姓“菜”。一走进去,最引人注目的,当属眼花缭乱的品种齐全的新鲜蔬菜。色彩不一深浅不一,全都码放得整整齐齐,择得干干净净,一眼望去,赏心悦目。尤其蔬菜的新鲜程度,绝对拔得上头

筹。上海人买东西,讲究“卖相”——即所谓品相,从里到外的品质。品相不好,卖菜人宁可扔掉。这蔬菜的水灵鲜嫩,太叫我这个北方人叹为观止了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菜市场任何时候都有千奇百怪的绿叶菜。什么马兰头、杭白菜、鸡毛菜、红米苋、绿米苋、马齿苋、小棠菜、蓬蒿菜、塌棵菜、鱼腥草、荠菜、菠菜、韭菜、油菜、芹菜(光是芹菜就有好几个品种)、草头、等等等等,看得我直眼晕。在上海人看来,每天的佐餐是必有一份青菜的。他们有句俗语,叫做“一天不吃青,两眼冒金星”。我先生和我在北方生活多年,那时他总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:买不到菜。我先前不明白:明明有那么多的菜嘛:白菜萝卜、西红柿土豆,还有

上海菜市场

张苏华

豆角、茄子、黄瓜、青椒、西葫芦、南瓜、丝瓜,怎么能说没有菜?后来才知道,原来在他眼里,绿叶菜才称之为“菜”。

在上海菜市场里,东西南北各色干鲜之丰富,尤其是促使你兜兜转转流连忘返之程度,一点儿也不比百货公司差。这里不仅仅只有蔬菜,简直就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小社会:从头顶的美发到脚下的修鞋,从山东的煎饼果子到挪威的冰鲜三文鱼,可以说,你的一日三餐、家居生活、吃喝穿用方方面面的需求,都能在这儿得到解决,都可以让你得到满足。我甚至在这里买到过枕芯用的荞麦壳!所以菜市场另一个特点是全。一根葱、一头蒜、一根黄瓜也照样卖,不厌其烦。上海人的生活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菜市场才充满了亲切感。

一天早上,我正在买煎饼果子,就听见埋头摊煎饼的阿姨对着一位顾客打招呼:你好!对方也回应一句:你好!顺着语音回头,原来是位金发碧眼四、五十岁的老外,双腿跨骑在一辆自行车上,双脚撑着地面,排在我身后等着买煎饼。问问阿姨,原来对方是位老主顾了,难怪阿姨已经与他相熟了。

菜市场不仅卖菜,也有经营各种现做现吃的小摊。一次,也是在早上,我和先生在菜场外面简单的餐桌旁喝豆浆,忽然,看见另外一张桌子旁,有位七十多岁的男士似乎在哪里见过,也在和妻子一起用餐。我左思右想,这不是乒乓名教头张燮林嘛!我简直难以置信。我先生是个乒乓迷,他也觉得此人是张燮林。可是,在小菜场这样的地方,能有大名人出入?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想,我不顾冒昧,走上前去问:“请问您是张燮林先生吗?”对方先是有点疑惑地看我,当我报出我也曾是一个乒乓球迷时,他点了点头,答道:“是的。”

都说上海人“挑剔”或“精致”,以前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是这样。从上海菜市场,让我看到了“挑剔”和“精致”,意味着在这里生活有更多更好的选择,有更好的服务,有更加令人愉悦的生活质量以及体验。前不久见到一位北京的编辑朋友,在上海生活了三个月,见到我时感慨:上海生活真方便。我想,她指的恐怕是24小时便利店什么的,如果她在这座城市生活了更长的时间,也像我一样,去逛逛这儿的菜市场的话,说不定会有什么大作问世呢!

刷尾负鼠

友兰

先生告诉我,家里的房顶里有动物在活动,已有两三个月了。先生一向耳聪目明,而我一直都无知无觉。先生将一个摄像头放进了房顶,从摄像中看到一只相当于一般猫的尺寸、有着毛茸茸的大尾巴的刷尾负鼠在我家房顶里栖身。

我们很意外,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三十年,还从来不知道有这种动物。后来才知道,其实并不奇怪。刷尾负鼠是为数不多的既能在城市里繁衍生息,也可以在大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动物,所以是澳大利亚城市居民最常见的有袋动物。我们住家周围绿树成荫,枝繁叶茂,就是它最热爱的环境。

这个不速之客让先生非常闹心。当年我们房子装修,改建时他花费了很多心血与建筑师一起设计、讨论、督工至完成,岂能容忍外来入侵者。于是先生大动干戈,一定要将这只刷尾负鼠拒之门外。他将房子外所有摄像头都对准了房顶来观察它的作息时间和出入口。不日,我又签收到一个网购的大笼子。一段时间后,就找到了它的出入口及生活习性:白天睡觉,傍晚开始活动,在偌大的房顶里游玩,夜里十点后出门,然后天亮前回巢。先生为了调整摄像头,安置笼子,几次上房顶,有时还送上水果。它也不怕人,静静地看着他和水果。它最喜欢的是香蕉,吃起来啧啧有声。一来二去,先生的口吻变了。我问他,近距离看到的刷尾负鼠是啥样子,是否和网上的照片一样。他居然回答:“网上照片上的样子很狰狞,我们的这只乖巧可爱。”我笑说:你真不是要把这只小可爱留下来吧。

周五晚餐前,我们将一片面包点上香麻油放进了笼子里。晚餐完毕,发现刷尾负鼠已经关进了笼子。这下可好,正是它精力最旺盛的时间,就连愚笨的我在楼上睡房里也能清晰地听到它拼命地活蹦乱跳,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才安静下来。第二天早上把笼子拿出来放在后院,它闭着眼睛,一动不动,无论是响声还是给它蔬果,一概不搭理。我以为这是要绝食抗议呢,担心又无奈,还好,下午它不仅吃完了蔬果,还睁着圆圆的眼睛安静地待着。原来它白天的酣睡是不受任何打扰的。

先生抓紧时间加工安装,封上屋顶的出入口,一切就绪,星期天傍晚送走它。有经验的朋友曾告诫我们不要喂食,不然它不愿离开的,但先生既然没忍住已经喂过它,我们只能驾车到十几公里外的公园去了。打开笼子后,它一步三回头地迟疑了许久,才向公园深处的林子跑去。

先生的一大心事总算了却了。以后每当与同事朋友聊起在公园树上看到刷尾负鼠,先生总会打趣说:那准是我家的那只。朋友们笑道,怎么都是你家的?前几天看到电视新闻:大白天里,一只刷尾负鼠竟然躲在一辆小车内盖里,可能是为了取暖吧。车主无可奈何又不敢开车,找到警察帮助。警察用了许多方法不果,当然啦,人家正深深地沉浸在白日梦中,最后还是找来专业人员扯着它的一条腿拉了出来。我调侃道:这是不是曾在我们家的那只呀,如今流落街头了。

先生告诉我,家里的房顶里有动物在活动,已有两三个月了。先生一向耳聪目明,而我一直都无知无觉。先生将一个摄像头放进了房顶,从摄像中看到一只相当于一般猫的尺寸、有着毛茸茸的大尾巴的刷尾负鼠在我家房顶里栖身。

我们很意外,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三十年,还从来不知道有这种动物。后来才知道,其实并不奇怪。刷尾负鼠是为数不多的既能在城市里繁衍生息,也可以在大自然环境中生活的动物,所以是澳大利亚城市居民最常见的有袋动物。我们住家周围绿树成荫,枝繁叶茂,就是它最热爱的环境。

这个不速之客让先生非常闹心。当年我们房子装修,改建时他花费了很多心血与建筑师一起设计、讨论、督工至完成,岂能容忍外来入侵者。于是先生大动干戈,一定要将这只刷尾负鼠拒之门外。他将房子外所有摄像头都对准了房顶来观察它的作息时间和出入口。不日,我又签收到一个网购的大笼子。一段时间后,就找到了它的出入口及生活习性:白天睡觉,傍晚开始活动,在偌大的房顶里游玩,夜里十点后出门,然后天亮前回巢。先生为了调整摄像头,安置笼子,几次上房顶,有时还送上水果。它也不怕人,静静地看着他和水果。它最喜欢的是香蕉,吃起来啧啧有声。一来二去,先生的口吻变了。我问他,近距离看到的刷尾负鼠是啥样子,是否和网上的照片一样。他居然回答:“网上照片上的样子很狰狞,我们的这只乖巧可爱。”我笑说:你真不是要把这只小可爱留下来吧。

周五晚餐前,我们将一片面包点上香麻油放进了笼子里。晚餐完毕,发现刷尾负鼠已经关进了笼子。这下可好,正是它精力最旺盛的时间,就连愚笨的我在楼上睡房里也能清晰地听到它拼命地活蹦乱跳,一直折腾到下半夜才安静下来。第二天早上把笼子拿出来放在后院,它闭着眼睛,一动不动,无论是响声还是给它蔬果,一概不搭理。我以为这是要绝食抗议呢,担心又无奈,还好,下午它不仅吃完了蔬果,还睁着圆圆的眼睛安静地待着。原来它白天的酣睡是不受任何打扰的。

先生抓紧时间加工安装,封上屋顶的出入口,一切就绪,星期天傍晚送走它。有经验的朋友曾告诫我们不要喂食,不然它不愿离开的,但先生既然没忍住已经喂过它,我们只能驾车到十几公里外的公园去了。打开笼子后,它一步三回头地迟疑了许久,才向公园深处的林子跑去。

旅游

每年春天,婺源江岭梯田上金黄色的油菜花,就会在绿树、粉蝶、白墙、黛瓦的衬托下,展示它的流光溢彩。

到了秋天再去那里,从山顶四下眺望,空荡荡的梯田像一座巨大的舞台,因主角缺席而显得有些冷清。只有周围那一座座山,如同铁杆粉丝,还在那里静静等候。

由山想到人,又人想到了山。“人”字的形状像不像一座山?人一生的盛衰起伏,是不是正好和这个“人”字形相契合?从“人”的左侧上,右侧下,人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为了鼓励我们在左侧不断登高,社会专门设计了很多台阶。你看,六岁以后的学习叫上学。注意,是“上”!小学的台阶有六级,中学又是六级,大学还有四级及更高层次,学历逐年提高;走出校门,谋得工作岗位,叫上班,还是“上”!当公务员的,由低到高依次为科员、科级、处级、局级等,职务逐级晋升;其他如职称、军衔、警衔等,也大致如此,各有各的台阶。

不知不觉,我与小芳老师相识已有十五年了。最初的相遇缘于她主演的《何文秀》。2002年时,偶然看到她80年代时的实况录像,那种感动和震撼至今记忆犹新。我虽此前对戏曲一直都怀有朦胧的好感,但那次才真正被一击而中。她在《私访》中唱“春风送暖万物新,来了我文秀再世人”,欣喜之中饱含沉重,把那种劫后余生者的感叹演绎得如此到位。她在《哭牌》中演何文秀隔窗观看妻子祭奠自己,有欢喜、有感动,有伤怀、有欣慰,把人物内心的悲欢交加、百味杂陈展现得生动风趣却又韵味深长。那种味道,实在不是言语所能说清。那天,我边看边哭,心绪复杂到难以言喻。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,我设法辗转联系上了尹小芳老师。

与小芳老师第一次通

话,已是2003年3月间。起初的两三次固然也相谈甚欢,甚至不乏零星的思想碰撞火花,但毕竟刚刚接触,多少仍有些陌生。但这种心理上的距离感很快便随着她的一个来电散去了。那一年,北京遭遇非典。我正在北大读研,



仙境

侯伟荣摄

游似乎已觉察到了大家的疑问,说:大家在俄罗斯的十天旅游期间,沿途你们不妨多留意看看,还能发现些什么?

这卖的是什么关子?好奇怪哦。于是之后数天里,我们辗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之间,就多了一个心眼。在圣彼得堡的苏兹达里小镇,我们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。这个总人口不到一万的小镇上有大大小小80多座教堂,远眺洋葱式的圆顶高低错落,大多是以白色、浅蓝和深蓝为主色调,无论外观和入内参观,都让人难以忘怀。小镇是干净的,宁静的,没有任何环境污染和文字污染。也许有人会说这仅仅是个小镇而

每年春天,婺源江岭梯田上金黄色的油菜花,就会在绿树、粉蝶、白墙、黛瓦的衬托下,展示它的流光溢彩。

到了秋天再去那里,从山顶四下眺望,空荡荡的梯田像一座巨大的舞台,因主角缺席而显得有些冷清。只有周围那一座座山,如同铁杆粉丝,还在那里静静等候。

由山想到人,又人想到了山。“人”字的形状像不像一座山?人一生的盛衰起伏,是不是正好和这个“人”字形相契合?从“人”的左侧上,右侧下,人就走完了自己的一生。

为了鼓励我们在左侧不断登高,社会专门设计了很多台阶。你看,六岁以后的学习叫上学。注意,是“上”!小学的台阶有六级,中学又是六级,大学还有四级及更高层次,学历逐年提高;走出校门,谋得工作岗位,叫上班,还是“上”!当公务员的,由低到高依次为科员、科级、处级、局级等,职务逐级晋升;其他如职称、军衔、警衔等,也大致如此,各有各的台阶。

不知不觉,我与小芳老师相识已有十五年了。最初的相遇缘于她主演的《何文秀》。2002年时,偶然看到她80年代时的实况录像,那种感动和震撼至今记忆犹新。我虽此前对戏曲一直都怀有朦胧的好感,但那次才真正被一击而中。她在《私访》中唱“春风送暖万物新,来了我文秀再世人”,欣喜之中饱含沉重,把那种劫后余生者的感叹演绎得如此到位。她在《哭牌》中演何文秀隔窗观看妻子祭奠自己,有欢喜、有感动,有伤怀、有欣慰,把人物内心的悲欢交加、百味杂陈展现得生动风趣却又韵味深长。那种味道,实在不是言语所能说清。那天,我边看边哭,心绪复杂到难以言喻。怀着这种激动的心情,我设法辗转联系上了尹小芳老师。

与小芳老师第一次通

话,已是2003年3月间。起初的两三次固然也相谈甚欢,甚至不乏零星的思想碰撞火花,但毕竟刚刚接触,多少仍有些陌生。但这种心理上的距离感很快便随着她的一个来电散去了。那一年,北京遭遇非典。我正在北大读研,

游似乎已觉察到了大家的疑问,说:大家在俄罗斯的十天旅游期间,沿途你们不妨多留意看看,还能发现些什么?

这卖的是什么关子?好奇怪哦。于是之后数天里,我们辗转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两个城市之间,就多了一个心眼。在圣彼得堡的苏兹达里小镇,我们仿佛来到了童话世界。这个总人口不到一万的小镇上有大大小小80多座教堂,远眺洋葱式的圆顶高低错落,大多是以白色、浅蓝和深蓝为主色调,无论外观和入内参观,都让人难以忘怀。小镇是干净的,宁静的,没有任何环境污染和文字污染。也许有人会说这仅仅是个小镇而

左台阶,右梯田

杨斌

那些著名的宏伟建筑,为什么要在世人面前耸立着高高的台阶?这是在提醒我们:要进入高层次的领域,必须付出更多的艰辛和努力。

所以,有志者无不刻苦读书,勤奋工作,努力向上攀登。老天爷大体上还是公平的,你只管脚踏实地地上走,自然就会不断刷新自己的高度。就像“人”字头上的左侧多出一块,勤勉之人永远比别人高出一头。

然而,再高的山也有顶,再辉煌的人生也有峰值。无论你的海拔有多高,也不管你的精神境界还在不断提升,对于大多数人而言,过了花甲之年,肉身就开始提醒你:应该下山了!

往上攀登时,我们总是嫌慢,恨不能跳级、越级,一步到位;往下走时,我们又都眷恋高处的风景,不想走得那

么快,“何止于米,相期以茶”。但是既然有上,就会有下。任你在山顶徘徊多久,最后也不得不和其他人一样,去完成“人”字右侧的那一划。好在此时社会把选择权交还给了你自己,你不必再走那短促的台阶,而可以选择比台阶宽广很多倍的梯田。

走在梯田上,你不用那么辛苦,因为它平坦宽敞,不再拥挤,更没有倾轧;走在梯田上,你可以静下心来,细细观赏那登山时顾不上看的风景;最重要的是,梯田那么宽,有时甚至模糊了山上山下的差别,让你感觉不到上下台阶的压力。你可以优哉游哉,慢慢看,慢慢下,直至

渐入平地。一边想一边往下走,遇见几位农民在空闲的梯田上忙碌,一问,说是为秋季播种作准备。哦,秋播、春华、夏收,这就是婺源油菜花的生命周期——

左台阶,右梯田,则是我们有点抽象却很完整的人生!



边看边聊

我与尹小芳老师

李声凤

校园里一下子变得空旷安静起来。5月初,我突然接到了小芳老师的电话。她说看到电视上的报道,就想到了在北京的我。她问我口罩等是不是都有,还缺不缺少什么东西;又关照我们一定要小心,乖乖待在宿舍里,不要四处乱跑。我惊喜之余,大为感动。

与小芳老师的相遇为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也是在这一年,我找到了一些同样爱好越剧的同学,一起创办了北京大学学生越剧协会。未名湖畔,开始有了越剧柔婉的旋律。而小芳老师和我也因着越剧的缘分,日渐熟悉和亲近起来。我还在北京时,每次来上海看望小芳老师,都会把旅馆订在她家附近。拜访完她离开时,常常都已是晚上。临出门,她总要送到门口,并嘱咐我到了旅馆就给她发消息,免得她担心。记得有一次大家聊得特别开心,我回去时走路都轻快得像要飞起来,没几分钟就到了旅馆。我拨通电话向她报平安。她接起电话来听见是

我们就很乐,说:“到底年纪轻,脚又长,才刚刚出门嘛,怎么这么快就到啦!”隔着电话都能想象她在那头笑意盈盈的样子。这些情境,每每回想,都让人觉得无比温馨。

2011年时,北大越协打算办一个尹派折子戏专场。计划初步确定后,我有一次就在电话里和小芳老师说了这件事。她饶有兴趣地听我讲了我们整体的节目安排,得知我要在最后压轴演出《何文秀·算命》,就问我们打算从哪里演起。我回答说,从“枝头鸟雀闹声喧”开始。这就是从头到尾一整折了,对我们这些殊少上台的学生来说,其实颇有难度。所以她一听就乐了,笑我们胆子真大。但那天说完之后,她居然在家里默默翻出各个尹派学生出版的《何文秀》伴奏带,一盘盘听,从中找了比较合用的,专程给我寄来。之后,她又让人专门为我订做了这一场的何文秀戏服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感谢的话,只有默默铭记于心。她有时会当我是个大人那样探询商讨,但更多的时候则当我是个小孩子般关怀爱护。十五年时光,转眼即逝,回望这段岁月,只觉得满满的都是她的印记。

七夕会

你们大家都发现了,俄罗斯没有广告。这是为了保护各类古迹,为了尽可能地保留每一条街道、每一幢建筑的原汁原味。他从东北来俄罗斯15年了,从没见过俄罗斯人在公共场所做过任何商业广告。试想:如果一座座古老的教堂或者一条条有年代感的街道,到处都充斥了现代商业味极重的广告,也许商品的名声增值了,但是古老的建筑,就或多或少要失色了!

本文当然不是刻意指责广告业。现代社会,广告是客观存在,只要场地适当,时机适当,恰如其分妙趣横生的广告也可以是一景。分享这个趣闻只是想告诉大家:还有这样一种生活方式,还有这样一种对古迹、传统文化的尊重方式。相信,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启示吧?



夜光杯

一个“没有广告”的国家

李慧冰

已。错!在莫斯科市区南部的卡罗明斯克庄园,在位于列宁山上的莫斯科大学主楼,这座高达240米的宏伟建筑前,在产生世界杯冠军的主赛场——卢日尼基体育场,在美丽的莫斯科河畔,在纪念二战胜利广场以及著名的俄罗斯最美丽广场——红场,及周边街区等等不少走过的地方,我们终于觉察到了:大家都没有看见过任何一条国内外的广告用语。甚至在莫斯科最大的超级商业中心——古姆百货,同样如此!

说实在的,真心蛮震撼的。席间,朋友们都拉开了这个话题。导游见大家谈得热烈,便笑眯眯地来到我们中间说: